



American
Flting Tigers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美国飞虎队 AVG 援华抗战纪实

■ 鱼佩舟 主编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
博
博



美国飞虎队 援华抗战纪实

A V G

主编 鱼佩舟
副主编 张晓云(重庆)
编委 之蓉(昆明)
兵一(北京)
陈美丽(美国·特邀)

(川)新登字019号

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纪实
鱼佩舟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蓬溪县印刷厂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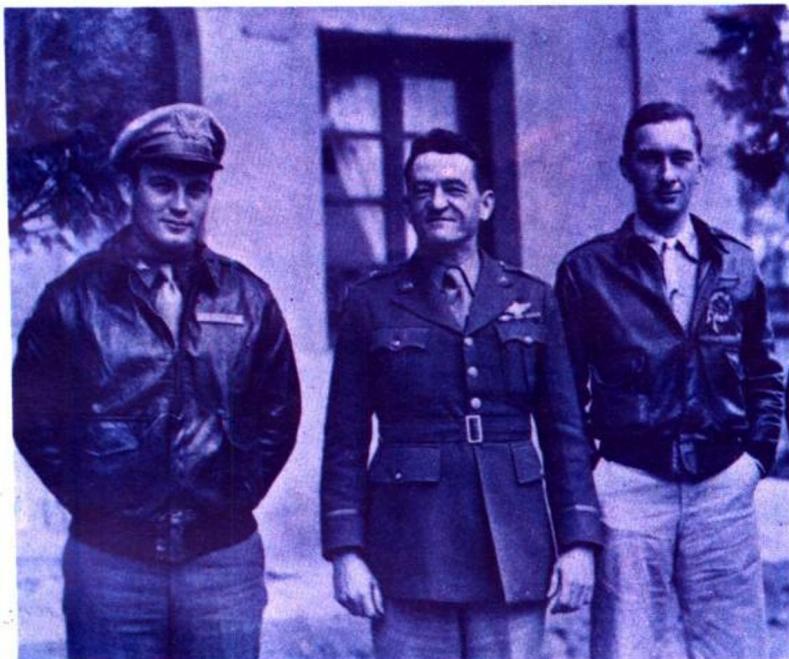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4 字数:270千
1993年8月 第一版 1993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621—0690—8 / K ·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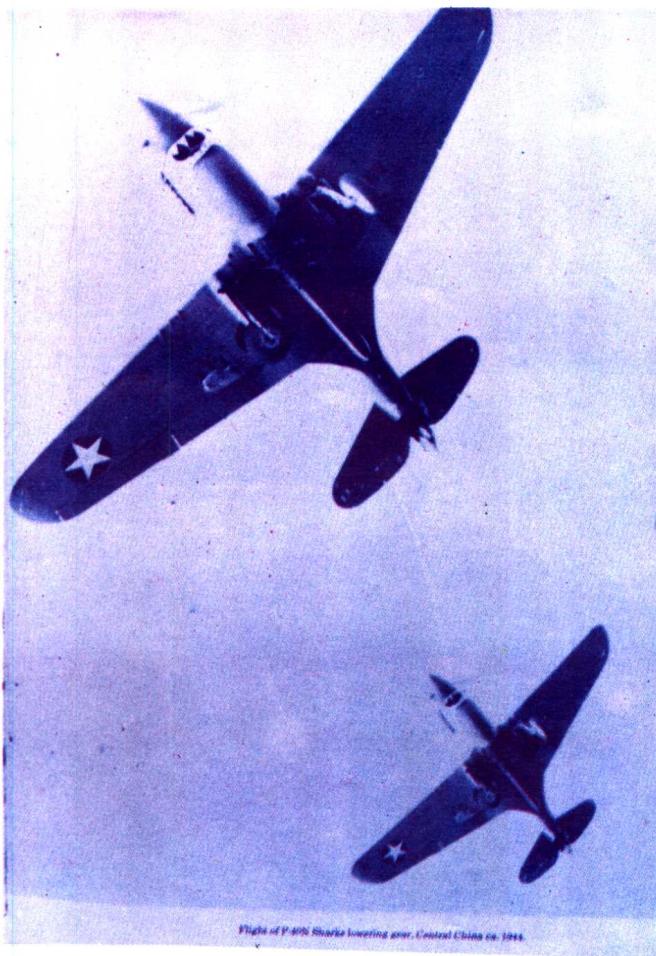
定价: 7.80元

敬物本性
教此观闻也哉
是福在身
深谢尊意
一九八一年
陈香梅

著名华裔女杰、美国飞虎队暨中国抗战史学者、美总统学者委员会
委员——陈香梅女士为本书题词



美国“飞虎队”暨十四航空队司令
克莱尔·陈纳德，1942年春在昆明驻
地同行政官佐合影



Flight of P-40N Sharks lowering gear, Central China ca. 1944.

P—40N 鲨鱼机起飞出征，腾空而起。其中一个
起落滑轮正在“收摺”机翼下方



“飞虎队”美方机师与中方地勤技
工，在战斗间隙抢修 P—30 鲨鱼战斗
机。地面前置物系附油箱



1991年5月，美国飞虎十四航空协会米勒(右五)，鲍伯(右四)重访昆明。原中国空军驼峰驾驶员古江(左二)，著名空军英雄高志航之女高丽良(右三)及有关人士与之接待合影



陈纳德将军夫人、国际知名社会
活动家——陈香梅女士，接受本书主
编采访并应请题词

1991.3.11. 张兵——摄于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



美国飞虎队历史学家、翻译家
——陈香梅近照

美

编 者 题 记

谨以此书纪念援华抗战而光荣献身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暨飞虎队的空中地面将士！

谨以此书敬谢在华并肩对日作战的原飞虎队与第十四航空队的全体美军官兵！

谨向在华八年零二月，甘与抗战中国艰苦备尝的飞虎队缔造者、十四航空队司令——已故陈纳德将军，致以崇高敬意。

编 撰 絜 语

中华民族抗御暴日侵略的正义事业，自始便受到世界进步力量的宝贵支援。名传遐尔的陈纳德“飞虎队”空中勇士，一如张伯苓先生在重庆所说，正是抗战中国需要朋友助力之际的一群“真正朋友。”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即定下移驻重庆的部署。1938年10月，随着国民政府党政军中枢陆续迁抵，重庆遂成为日本空军主要的攻击目标。自1939年春后，日本飞机接连施行所谓的“恐怖轰炸”、“月光轰炸”与“疲劳轰炸”，闹市为墟，庐舍夷平，伤亡山积。重庆被当作日本轰炸机掷弹手的实验靶场而遭到蹂躏。当年流寓重庆的邹韬奋先生率先指出了建设抗日空军的紧迫性：

被难同胞在收拾亲友尸体无限悲痛的时候，必须集中怨恨于残酷侵略我们的暴敌日寇，由此集中怨恨而产生更伟大的抗日力量。由于这样的惨剧我们应更深切的注意对于空军的加强……

当年陪都重庆军民热切呼唤自己的神鹰守护天宇。然而在暴日空军无休无止的空袭下，抗战后方既无一方净土可供驾机训练，也无足够器材以供修配战机。唯一便捷见效的途径，就是在国外购置全套空战器具器材，并从国外招聘熟练的空地勤官兵。这成了彼时重庆国民政府救急解危、夺回空权的不二法门。历史的机缘，选择了业已来华三年的美国驱逐机军官——克莱尔·陈纳德，担此大任。

陈纳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人，1893年9月6日生。1937年4月，时年44岁的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驱逐机队上尉队长阶级退役。6月即受聘出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顾

问，经日本转抵中国，兼任中国空军司令部作战顾问及杭州、昆明中国航空军官学校顾问，被授与中国空军“上校”。自中国奋起抗战之初，陈纳德即参与了中国对日空战、中国空军训练几乎全部的参谋指挥活动，同时也与中国民众一起经历了日机狂轰滥炸的艰难岁月。

1940年10月12日，正在昆明航校主持训练的陈纳德接到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的命令。次日，当他进城去中国航空公司订购飞渝机票时，日本飞机突来空袭，将其在昆明郊外的住房摧毁。公私器物，满室狼籍，他只好另行觅址安家，再行启程。

14日他飞抵重庆，甫抵机场，又碰上日机空袭重庆。其战友、原飞虎队员杰克·萨姆森回忆写道：

陈纳德的重庆之行也受到日机轰炸的搅扰。重庆正在不断遭到空袭，每一夜，日本动用90到200架轰炸机。许多房子在燃烧。救火队员在灭火，但无济于事。陈纳德被堵在路上，因为救火人员想用水桶把一幢正在燃烧着的楼宇的火灭掉。因此，他花了好几小时才到达蒋委员长的官邸。

蒋介石的召见，事关重建中国空军大计，专门征询他的意见。史家记载称：

陈纳德抵达黄山后，当即被召见。通过蒋夫人翻译，他知道了蒋委员长在问他有什么办法能让美国驾驶员和美国飞机来中国打仗。陈纳德问蒋，他考虑要多少人。蒋说有500架就可以了。陈纳德答道：依我看来，要弄到那么多飞机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是弄到一些稍为落后和过时的战斗机与轰炸机，但肯定要比目前中国拥有的飞机要强。

对于空军行家陈纳德的坦率陈述，蒋介石一时尚未清楚其中

的含义，也需要仔细掂量一下陈纳德答话的份量。这次会面以歧见甚大而了无结果。

10月20日，蒋介石再次在重庆召见陈纳德。史载：

他在往见蒋委员长时，正发着高烧。

蒋把一叠书面“定单”让陈纳德带去美国，并向驻华盛顿的宋子文报告。这使陈纳德感到一惊。蒋通过其夫人对陈纳德交待说：你的返美工作，是尽量弄到尽可能多的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驾驶这些飞机的驾驶员。

距上次召见仅一周，蒋介石明白了有能力在中国空中打败日本的唯一途径，是靠召募美国志愿人员和采购飞机设备；更懂得了授命于陈纳德让其“便宜行事”的重要性。

11月1日，陈纳德领衔飞往华盛顿以履行为中国抗战服务的重任。此后接连三个月，他又受宋子文委托，搜索枯肠地编制购物清单，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到处寻找中国所需要的飞机及备用配件，同时还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号召应募赴华。而尤为棘手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尚无大宗的公开的援华贷款的打算。他的一些朋友称之为不可为而为之。然而，陈纳德认为这是中国支撑其艰苦抗战的正确选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奇迹”终于降临。其夫人陈香梅女士事后抖落个中内情说：

蒋夫人促外子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格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不但建议罗斯福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还给与武器及飞机的帮助。

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1941年3月，美国同意中国享有《租借法案》相关权益；英国方面又同意把它在美国购得的100架P—

40c型战斗机现货，转让给中国购得。4月，罗斯福首肯由陈纳德招募退役官兵组建援华志愿队；5月，美国会授权总统在派赴国外地区名单上补明“中国”，使招募赴华一事取得法律认可。为了顾及当时美国“中立”地位，宋子文、陈纳德又几经磋商，终于把上述人员、飞机及器材物品运往中国的行动，通通包含在一项名为美国中央飞机公司“制造、维修与操作”中国购买100架P—40c型飞机的“售后服务合同”之中。陈纳德舒心地写道：“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所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这支由美国人驾驶的，由美国人维修的，由美国战斗机组成的空军部队，获准编入中国空军系列，其全称定名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国民政府全部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放行人员物资的三项条件：

1、美国志愿队应是中国空军的一个独立单位。志愿队不应派往执行该队司令不完全赞同的任务。

2、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在一切问题上合作。但在美国志愿队充分活动的区域内，该队司令有最高权威。

3、所有来自美国的物资（包括航空队的设备和补给），全属志愿队所有。

就美国政府看来，志愿队司令显然非陈纳德莫属。而陈纳德却善于自处，明确要求宋美龄充任志愿队与中国当局的居间协调人，任该队的名誉队长。自谦永远只是中国空军的一名上校。这一切无疑地给他日后在华所有活动带来无穷便利。

接着，陈纳德把最初随他来华的100名飞行员和近200名地勤人员，组建成队司令部和三个作战中队：

第一中队由桑德尔任队长，其成员多半为前陆军飞行员。他们把自己称为“亚当和夏娃”第一驱逐机中

队，以代表历史上第一个志愿驱逐机中队。

第二驱逐机中队由杰克·纽柯克率领，大部分为海军飞行员。纽柯克为中队选择名称为“熊猫”。

阿维德·E·奥尔森率领的第三中队是由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组成的。他们把队名称为“地狱里的天使”。这是根据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飞行员的卖座影片片名取的。

陈纳德以他特有的严酷苛刻、一丝不苟的教官脾性，来重新组织这个战斗集体也包括他本人。美国著名战争纪实学者杜安·舒尔茨曾经这样写道：

轰炸期间的大部分日子陈纳德都在重庆。陈纳德在空袭时从不进入防空洞。当日机飞临时，他仔细观察他们的编队，将它们摄成电影。当陈纳德从一个被轰炸的城市走向另一个被轰炸的城市时，他都要把敌机的编队拍成电影，并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下他观察到的日本空军的战术资料。有一次，13架日本零式飞机在天上高高盘旋。这时，27架中国的老式俄国战斗机正飞回机场。陈纳德只见这些零式飞机，背着阳光，直扑而下，“象老鹰抓小鸡似的”，零式飞机机群击落了全部中国飞机，而自己无一架损伤。陈纳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拍下照片，记下这些情报资料。

陈纳德原对应募人员订下了必备的录用条件，比方年龄在20岁上下，有3年驾驶战斗机经验以及累计至少300飞行小时等等。可是，在首批志愿队全部队员中，大多数人从未见过P—40c型战斗机，半数以上从未驾过战斗机，年岁相差胜似父子同堂。全队只有12人符合应募条件。陈纳德别无选择，只好退而求其次，罗致入伍。他决心以入伍后的教学、演练与实战，来补上这先天